

此過了五十年，不曾離開母親身邊一步。母親年紀大了，眼睛看不到東西，顧忻爲此，日夜哭泣祈求上天庇佑，並刺破肌膚，以血來書寫表章，求天賜福，沒多久，母親的眼睛忽然能看見東西，在燈下還能縫紉，活到九十多歲，在沒有病痛的情況下，安詳過世。

早晚向父母請安，並且探問他們想要什麼？他們的需求是什麼？這才是最實在的。

李瓊

李瓊以賣絲織品爲生，事奉母親很殷勤，夜裡常起來探視母親多達十餘次，只恐怕母親有什麼不舒服。母親喜歡吃新鮮的東西，李瓊就千方百計地到市集中找，找到了，一定以東西的十倍價錢酬謝對方。

李瓊以一個生意人的身分卻能篤實的事奉母親，並殷勤地向母親請安。你中學試著摸摸自己的良心，回想看看，自己是否也曾如此做？母親喜歡吃新鮮的東西，他必定想盡各種辦法到街市上去找，你是否也曾想到，母親喜歡的東西，你能時時完善地準備好供養她嗎？現在母親已在九泉之下，也沒機會如此做了。你雖然想一夜起來上百次，時常以她喜愛的東西來供養她，又如何能做到呢？新鮮的東西固然可獻給母親享用，其實母親何曾親自嘗過？唉！以豐盛的祭品祭祀母親，還不如在

母親活著時以簡單的食物奉養她啊！所以與其殺一隻牛來祭祀她，不如趁母親活著時以雞、豬等食物奉養她，讓她來得及享受的好，這是子路所以有「負粟之憾」，而就是你中孚所以不敢自己問自己的原因了。唉！

曹良良

曹良良是曹眞予先生的族僕——曹寧的兒子。他小時候以清掃街道的

工作爲生，每得到一毫一釐的工資，就會爲父母準備美味的食物，稍稍長大以後，去當人家的傭工，他的父母就不缺酒肉可食了。眞予先生聽說了這事就嘉許讚嘆他，並作了一首歌來表揚他，歌詞說：曹寧夫婦又病又老，他們有個兒子叫良良，能盡心行孝道。他勞動筋骨，竭盡力氣求得一毫一釐的工資來奉養雙親，使雙親能溫飽。我雖然戴著高帽子，做朝中的大臣，看到良良所表現的美好之事蹟，心中不禁有所感觸，世上哪裡會少戴高帽的人？他們能上天下地廣泛地討論學問，妻兒們也都身穿羅綺，生活中沒有值得他們憂愁的事，但他們卻不知替自己的父母添加布襖，唉！良良實在是我的老師，願他能長壽，也能有更多的財寶對父母盡孝。

中孚幼年失父沒有人可倚靠，既沒有一間有寸土之地的屋產，又不能竭力做別的營生，致使母親生活困苦，顧得了早上，就顧不了晚上，過一天就如過一年般。家裡的煙囪常常沒有冒煙，肚腹也時常是在飢餓狀態中，不只是酒肉是我所不敢奢望的，即使是穀物糧食也無法經常得到，受盡了人世間最不堪的艱難窘困的生活，不曾有一天能過溫飽的日子。那個曹良良以僮僕的身分卻能使父母在生活上不缺酒肉，這是曹寧有兒子可孝養他，而我的母親卻沒有兒子可孝養她，不孝中孚實在是比一個僮奴都不如。每當我一再唱誦真予先生所作的歌時，心中就有無限的哀痛感傷。

沈乞兒 吳邑的湘城，有一個姓沈的乞兒，年紀約在中年，他每次向人家乞討食物時，凡是他所乞得的都不吃，而把這些食物分別貯藏在竹器中。人們看見這種情形，起初並不在意，久了之後有人問他，他就說想要把這些東西拿回去孝敬老媽媽罷了！如此，別人才對他的行爲感到訝異，並暗中偵查他所做的事，只見沈乞兒到一岸邊，坐在地上，拿出竹器中所貯藏的食物加以整理，再把這些食物拿到船邊。船隻設備雖然簡陋卻很乾淨，有位老婆婆坐在船中，沈乞兒上船後，把食物陳列在母親面前，倒了酒後，就跪著把酒捧給母親，等到母親接過杯子後